



馆，一直存在于城市当中。有观点这样定义“学术酒吧”：酒吧是处于街头的，每个人都能进去，但学术又有相当的精英性，所以学术酒吧是介于街头和精英之间的一种产物。

而这样的非正式学术对话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像有人说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不是因为他能做讲座，而是因为他会和朋友聊天和生活，生活是学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这种非正式学术探讨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建立在观点分享基础之上的情谊，油然而生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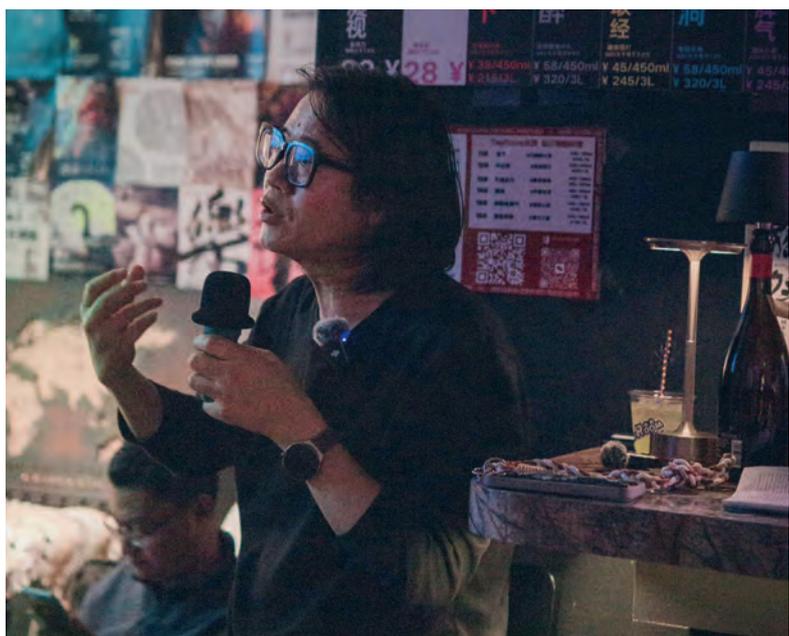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对学术酒吧充分肯定，他认为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因为它打破了原来封闭的学术圈子。“过去，学术会议都是由学术机构主办的，讲者和听众都是圈子里的人，一般人也没有资格发布学术成果，最后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圈子化。而学术酒吧这样一个形式，降低了讲者和听众的门槛，愿意听的人都可以听，愿意发表的人都可以发表，它不会人为地设置门槛，这本身是一个好现象。”顾骏分析道。

但也有网友质疑：“举办讲座就叫搞学术？”“都微醺了还听得进去吗？”“这究竟是噱头还是创新？”

小刘并不在乎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所有的行业都有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对它的期待是把严肃的学术内容放到校园外面来的话，它的门槛会很高，你必须

右图：乌鲁木齐第一场学术酒吧的讲者是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刘悦来，活动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摄影 / 笑笑



掌握那一套学术话语。”小刘说，只要他的酒吧还在，就会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你不可能要求整个行业都有一个高标准，但只要做得足够好，我们就能影响到其他的店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只要这个需求是真实的，那么我相信只要有人在认真做，这个行业就会越来越好”。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提到，早在十六七世纪，科学并不局限在专家圈子里，科学、哲学和艺术仿佛仍处在“同个平台”之上。在当时，科学的发展场所甚至主要是在沙龙里。有教养阶层在沙龙里讨论文学艺术，他们同样也有能力讨论科学。

顾骏也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法国小说发表形式曾经经历过一个重大的突破。最早的时候，小说能不能出版要看是否有资助人帮你付出版费，尽管门槛很高，但资助人是有文学品位的，所以经过资助人把

关的小说，质量就比较高；后来，小说家开始到咖啡馆念自己的小说，如果大家感兴趣，出版商觉得有市场，他们就会帮你出版；再后来，小说通过报纸连载的方式发表，只要有读者喜欢，每天都要更新，有时候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因为作者必须满足日更的要求——我想说的是，文化上的事情没有什么一定的好与不好，全在于你切入的角度。”

如果有机会的话，顾骏坦言自己十分愿意线下参与一场学术酒吧。但他同时强调，学术酒吧仍然在一个新生阶段，“如果哪天在学术酒吧中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能人，就像小说发表形式革新中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小说家，那么这种模式才算真正得到了认可。目前来看，‘学术酒吧’尚未成气候”。

但任何时候，人们还愿意保持学习的姿态，吸收新的知识，都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儿，不是吗？